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十一

宋 黄幹 撰

喪服義十一 喪禮九

補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訾徐音紫一音才斯反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口毀曰訾　疏曰此論喪之大體有四種之制體天地者言禮之大綱之體體於天地

之間所生之物言所生之物皆禮以體定之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者下文所云是也以其無物不體故謂之禮故注云禮之言體也若訾毀不信禮之人是不識知禮之所由生也言不知禮之有法則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吉禮凶禮異道謂衣服容貌及器物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制也疏曰喪有四制變而從宜者言門內主恩若於門外則變而行義尊卑有定禮制有恒以節為限或有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是皆變而從宜取人情也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

者也為于僞反　服莫重斬衰也　疏曰父最恩深故特以父而言之其實門內諸親為之著服皆是恩制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治直吏反揜於檢反斷丁亂反　資由操也貴貴謂為大夫君也尊尊謂為天子諸侯也　疏曰此四制之中義制也門內之治恩揜義者以門內之親恩情既多得行私恩不行公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者門外謂朝廷之閒既事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君則敬君之禮與父同貴貴謂大夫之臣事大夫為君者也大夫始入尊境則是貴也此臣盡敬此君故云貴貴也尊尊

謂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為君者也天子諸侯同爲南面則是尊也此臣極敬此君故曰尊尊也雖復大夫與王侯有異而其臣敬不殊故並云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朞音基苴七余反墳扶云反培步回反徐扶夾反齊音咨見賢遍反 食食粥也沐謂將虞祭時也補培猶治也鼓素琴始存樂也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疏曰此四制之中節制也苴

麻之衰雖破不補一成丘陵之後不培益其土大祥之日得鼓素琴此教其民哀有終極也自此以上皆節制之事從此以下更申明節制欲尊歸其一故更明無二尊之理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母而恩愛同恩愛雖同而服乃有異以不敢二尊故也故以天無二日及家無二尊之等明皆歸於一以治理之也沐謂將虞祭時者雜記云非虞祔練祥無沐浴於祥日而鼓素琴始存省此樂縣而作樂在既禫之後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秃者不髽傴者不

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擔是

黶反又食黶反又餘塹反垢音茍禿吐木反髽側瓜反傴紆主反袒徒旱反跛彼我反

五日七日授杖謂為君喪也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髽婦人也男子免而婦人髽髽或為免

疏曰此四制之中權制也有不應杖而杖又有應杖而不杖皆是權宜杖之所設本為扶病而已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為爵者而設也或曰擔主喪服傳文鄭注云擔假也尊其為主假之以杖或曰輔病者亦喪服傳文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庶子以下雖非適子皆杖為其輔病故也婦人童子所以不杖為其不能病也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童子謂幼少之童子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謂王侯也喪具觸事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扶病之杖亦不能起又須人扶乃起也言而后事行者謂大

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已言而後喪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也身自執事而後行者謂庶人也卑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有杖不得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也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為權制髽者是婦人之大紒重喪𦇠麻繞髮禿者無髮故不髽也女禿不髽男子禿亦不免也袒者露膊傴者可憎故不露也踊是跳躍跛人脚蹇故不跳躍也孝子悲哀非病不食滋味若老及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致滅性非制所許故酒肉養之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解佳買反殺色戒反不怠哭不絕聲也不解不解衣而居不倦息也不解古買反此喪之所以

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諒闇依注諒讀為梁闇讀為鵪音烏南反下同徐又並如字案徐後音是依杜預義鄭謂卒哭之後翦屏柱楣故曰諒闇即廬也孔安國讀為諒陰諒信也陰默也　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　楣音眉鶉音淳柱知主反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衰色追反復扶又反言不文如字徐音問　言不文者謂喪事辨不所當共也孝經說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　辨本又作辯同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唯余癸反徐以水反　此謂與賓客也唯而不對侑者為之應耳言謂先發口也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疏曰三日不怠者謂哭不休怠三月不解者謂不解衣而居期悲哀者謂期之間朝夕恒哭三年憂者謂不復朝夕哭但憂戚而已恩之殺也者自初以降是恩漸減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者言聖人因其

孝子情有減殺制為限節此喪之中庸也者庸常也言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是喪之中平常行之節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引書者明古來王者皆三年喪諒讀曰梁闇讀曰鵪謂廬也謂既虞之後施梁而杜楣故云梁闇之中三年不言政事善之者言是古人載之於書美善之故也三年之喪君不言者是記者引古禮三年之喪君則不言國事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者此記者引書高宗所行中節是君不言之事故云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者是記者既稱古禮君不言故又云言不文故記者復解云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者謂與賓客言也但稱唯而已不對其所問之事脩考為之對不旁及也齊衰之喪對而不言者但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也大功之喪言而不議者但言說他事不與人論議相問答也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者得議他事但不能聽及於樂也三

年而祥者此章從上以來至此皆明三年之喪制節之事

比終兹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强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比必利反

知音智　仁有恩者也理義也察猶知也　疏曰三節者自初喪至沐一也十三月練二也三年祥三也能終此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知者可以觀其理强者可以觀其志也言此自初遭喪至於喪畢有三者之節仁者可以觀其愛焉者孝子居喪性有仁恩則居喪思慕可以觀其知愛親也若不愛親則非仁恩也知者可以觀其理焉者孝子有知則居喪合於道理者不合於道理則非知也强者可以觀其志焉者孝子堅强其居喪則能守其志節若無志節則非堅强禮以治之者言用禮以治居喪之事義以正之者謂用義以正居喪之禮

孝子者謂孝順之子弟弟者謂孫弟之弟貞婦者謂貞節之婦皆可得而察焉者若能依禮合義有仁可觀其愛有禮可觀其知有志可觀其强則是孝子弟弟貞婦也若無此事則非孝子弟弟貞婦也故云可得而察焉也喪服四制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期音基言喪之節應歲時之氣

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為也

疏曰孝子之喪親應歲時之氣序改易隨時悽感故一期而為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於禮當然也親終一期天道改變哀情益衰而除說其喪天道當然也祭不為除喪也者言為此練祭自為存念其親不為除喪

而設除喪自爲天道減殺不爲存親兩事雖同一時不相爲也此除喪喪謂練時除喪也男子除首絰女子除腰帶與小祥祭同時不相爲也若至大祥祭與除喪亦同日此亦兼言之也 小記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 稱尺證反別彼列反易音亦下同 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羣謂親之黨也無易猶不易也 疏曰立文立禮之節文也飾謂章表也羣謂五服之親也因此三年之喪差降各表其親黨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者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絕期卿大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族其節分明使不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者引舊語成文也並有差品其道不可改易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

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苴衰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創初良反距音巨愈音庾遲直移反倚於綺反枕之鴆反　飾情之章表也　疏曰距大也夫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故曰創距其日久也愈差也賢者喪親傷腎乾肝斬斫之痛其痛既甚故其差亦遲也既痛甚差遲故稱其痛情而立三年之文以表是至痛之極者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　疏曰言賢人君子於此二十五月之時心之悲哀摧痛猶未能盡憂思悲慕猶未能忘然而外貌喪服以是斷割若不斷以二十五月則孝子送死之情何時得已復吉反常之禮何有限節故聖人裁斷止限

二十五月豈不是送死須有已止反復生禮須有限制也哉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屬音蜀喪息浪反又如字巡詞均反過音戈又古卧反號音豪躑直亦反又治革反躅直録反又治六反踟音馳蹰音廚啁張留反噍子流反頃苦頴反莫知之知音智　匹偶也言燕雀之恩不如大鳥獸大鳥獸不如人含血氣之類人最有知而恩深也於其

五服之親念之至死無止已也　疏曰天地之間血氣之類皆有所知至於鳥獸小大各能思其種類況在於人何有窮止也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夫音扶下同邪以差反與音餘下君子與同曾則能反焉於虔反　言惡人薄於恩死則忘之其相與聚處必失禮也　疏曰此明小人曾鳥獸之不若若不以禮節之安能羣居而不亂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隙去逆反　駟之過隙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　疏曰此明賢人君子於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駟馬駿疾空隙狹小以駿疾而過狹小言急速之甚若不以禮制節之則哀痛

何時窮已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為于偽反中如字又丁仲反　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釋猶除也去也　去起呂反　疏曰小人君子其意不同故先王為之立中人之制節以為年月限節壹謂齊同言君子小人皆齊同使足以成文章義理則釋去其服所以三年乃成文理者以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又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以三年成文章義理也然則何以至期也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於期也期者謂為人後者父在為母也　疏曰鄭意以三年之喪何以有降至於期者故云為人後者為本生之父母及父在為母今尋經意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下云加隆故至三年是經意不據為人後及父在為母期鄭之此釋恐未盡經意但既祖鄭學今因而釋之曰至親以期斷言服

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　疏曰謂至親本以期斷斷故雖為他後及父在為母但一期也是何也問服斷於期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法此變易可以期也　疏曰言期是一年之周而天地之氣換矣前時已畢今時又來是變改矣其在天地之中動植之物無不於前事之終更為今事之始也聖人以人事法象天地故期年也然則何以三年也言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為三年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焉如字一於虔反下同倍步罪反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　疏曰此釋因期及三年之義故設問何以三年加隆焉爾者本實應期但子恩加隆重故三年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者焉猶然也子既加隆於父母故然猶如是倍之言倍一期故至再

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言使其恩不及父母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

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緦皆歲時之數也言既象天地又足以盡人聚居純厚之恩也

疏曰三年以為隆者謂恩愛隆重緦小功以為殺者謂情理殺薄期九月以為閒者是隆殺之閒也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天地之氣三年一閏一期而物終九月以象陽之數又象三時而物成五月以象五行三月者取象天地一時而氣變是皆取法於天地中取則於人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之一歲情意變改故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之屬亦逐人情而減殺是中則於人故能調和羣衆聚居和諧專一義理盡

備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 疏曰三年喪禮於人道之中至極文理之盛者則期以不非其至極也至隆者恩之至極隆厚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不知其從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 疏曰未有知其所由來者言三年之喪行之自遠未能識知從何代而來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 疏曰案易繫辭喪期無數尚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此云不知所由來者但上古云喪期無數謂無葬練祥之數其喪父母之哀猶三年也故堯崩云如喪考妣三載則知堯以前喪考妣已三年但不知定在何時其喪服所起則黃帝堯舜之時雖有衣裳

仍未有喪服也但唐虞已前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為之故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若不齊則皆用白布也鄭注喪服其冠衰之異從三代以下由唐虞以上曰大古吉凶皆用白布則知三代吉凶異也　三年問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集注曰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

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

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益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

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

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良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忘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

固有以啟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凡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凡百官之心雖其貲貨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孟子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集注曰期周年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朞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

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汝安則為之以深責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

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　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語
論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集注曰已猶止也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紾戾也教之以孝悌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

之以孝弟者如此益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　集注曰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於此者是非何如案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不疑於君

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　疏曰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爲重服民則疑君不尊今喪君三年與父同示民不疑於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君之尊也　坊記

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　疏曰父母者施教令於婦子者故其服同資當爲齊聲之誤也　昏義

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　問君之喪何取於三年之制　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　治辨謂能治人使人辨別也文理法理條貫也原本也情忠誠也貌恭敬也致志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乎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爲

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養謂哺乳之也養或為食母能
食之不能教誨之食音嗣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
者也食謂祿廩教誨謂制命也三年畢矣哉君者兼父母之恩以三年報之猶未畢也乳
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
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曲備謂兼飲食衣被得之則治失之則亂
文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繫是有法度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
之至也情謂忠厚有使人去危就安是忠厚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
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直但也荀子　齊宣王曰禮

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集注曰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

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益聖賢之别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葢如此　孟子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　言服之所以隆殺　疏曰此論服之降殺之義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凡及旁親也不言卑幼舉尊長則卑幼可知男女之有别者若為父斬為母齊衰姑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為夫斬為妻期之屬是男女之有别也人道之大者也言此人間道理最大者　喪服小記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殺色界反　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

九也殺謂親益疎者服之則輕　疏曰親親以三為五者又以父上親祖以子下親孫鼎者三令加祖及孫故言五也以五為九者已上祖下孫則是五也又以曾祖故親高祖曾孫故親玄孫上加曾高二祖下加曾玄兩孫以四籠五故為九也然已上親父下親子應云以一為三而云以三為五者父子一體無可分之義故相親之說不須分矣祖孫非已一體故有可分之義而親名著也又以祖親曾祖以孫親曾孫應云以五為七令言九者庾氏云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以親曾玄二孫服之所同義由於此也上殺者據已上服父祖而減殺故服父三年服祖減殺至期以次減之應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俱齊衰三月者喪服注云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不可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至尊故皆服齊衰也下殺者謂下於子孫而減殺子服父三年父亦宜報服而父子首足不宜等衰故父服子期也若正適傳重故喪服云不敢降是也父服子期孫卑理

不得祖報故為九月若傳重者亦服期也為孫既大功則曾孫宜五月但曾孫服曾祖正三月故曾祖報亦一時也而曾祖是正尊自加齊衰服而曾孫正卑故止服緦麻曾孫既緦麻三月玄孫理不容異故服不依次減殺略同三月旁殺者世叔之屬是也父是至尊故以三年若據祖期斷則世叔宜九月而世叔是父一體故加至期也從世叔既疏加所不及據期而殺是以五月族世叔又疏一等故宜緦麻此外無服也此是發父而旁漸至輕也又祖是父一體故加至期而祖之兄弟非已一體故加亦不及據於期之斷殺便正五月族祖又疏一等故宜緦麻此外無服是發祖而旁漸殺也又曾祖據期本應五月曾祖之兄弟謂族曾祖既疏一等故宜三月也自此以外及高祖之兄弟悉無服矣又至親期斷兄弟至親一體相為而期同堂兄弟疏於一等故九月從祖兄弟又疏一等故小功族之昆弟又殺一等故宜三月此外無服是發兄弟而旁殺也又父為子期而

兄弟之子但宜九月而今亦期者且已與兄弟一體兄弟之子不宜隔異欲見猶子之義與己子等所以至期故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是也又同堂兄弟之子服從伯叔無加則從伯叔亦正報五月也族兄弟之子又疎故宜緦耳此發子而旁殺也又孫服祖期祖尊故為孫大功兄弟之孫服從祖五月故從祖報之小功也同堂兄弟之孫既疎為之理自緦麻其外無服矣曾祖為曾孫三月為兄弟曾孫以無尊降之故亦為三月而親畢矣者結親親之義也始自父母終於族人故云親畢也且五屬之親若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緦麻高祖外無服亦是畢也 同上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列等比也 疏曰列等也言罪之與喪其數雖多其限同五其等列相似故云列也 服問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

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衍猶道也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為妻之父母妻為夫之黨服　疏曰此經明服術之制也一曰親親者父母為首次以妻子伯叔二曰尊尊者君為首次以公卿大夫三曰名者若伯叔母及子婦并弟婦凡嫂之屬也四曰出入者若女子子在室為入適人為出及出繼為人後者也五曰長幼者長謂成人幼謂諸殤六曰從服者即下從服有六等是也案從服有六略舉夫妻相為而言之也

從服有六有屬從子為母之黨　疏曰屬謂親屬以其親屬為其支黨鄭舉一條耳妻從夫夫從妻並是也有徒從臣為君之黨　疏曰與彼無親空服彼之支黨鄭亦略舉一條妻為夫之君妾為女君之黨庶子為君母之親子為母之君母並是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

父母　疏曰嫂叔無服亦是也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　疏曰娣姒亦是也　有從重而輕夫爲妻之父母　疏曰舅之子亦是也　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自猶用也

率循也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恩重者爲之三年義重者爲之齊衰然如是也　疏曰仁恩也親謂父母也等差也子孫若用恩愛依循於親節級而上至於祖遠者恩愛漸輕故名曰輕也義主斷割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其義漸輕祖則義重名曰重也若義則祖重而父母輕若仁則父母重而祖輕一輕一重義宜也言人情道理宜合如是案喪服條例衰服表恩若高曾之服本應緦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踰

數等之服豈非為尊重而然也至親以期斷而父母加三年寧不為恩深故亦然矣大傳

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皇君也諸侯妾子之妻為其君姑齊衰與為小君同舅不厭婦也　疏曰公子謂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之尊厭妾子使為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為母大功而妾子妻不辨諸侯存沒為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為期是重故云有從輕而重也云皇君也者此妾既賤若惟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自明非女君而此婦所尊與女君同故云君姑也

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

妻齊衰而夫從緦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差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

謂為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　疏曰公子之外兄弟者謂公子之外祖父母也公子被厭不服已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妻猶從

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經云惟公子外兄弟知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為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為姑之子緦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為之有服故知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為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疏曰雖為公子之妻猶為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厭不從妻服父母是從有服而無服服問從服者所從亡則已謂若為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也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謂若自為己之母黨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妾為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而今俱出女君猶為子期妾於義絕無施服疏曰從服者案服術有六其一是徒

從者徒空也與彼非親屬空從此而服彼徒中有四一是妾為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於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為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就此四徒之中而一徒所從雖亡則猶服如女君雖没妾猶服女君之黨其餘三徒則所從亡則已謂君母死則妾子不復服君母之黨及母亡則子不復服母之君母又君亡則臣不服君黨親也其中又有妾攝女君為女君黨各有義故也今上云所從亡則已已止也止謂徒從亡則止而不服者云謂若為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也者鄭此謂略舉一隅也屬從者所從雖没也服此明屬從也屬者骨血連續以為親也亦有三一是子從母服母之黨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此三從雖没猶從之服其親也鄭特云謂若自為己之母黨者亦舉一隅也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妾服女君之子皆與女君同此云從而出謂姪娣也姪娣從女君而入若女君犯七出則姪娣亦從而出母自為子

猶期姪娣不復服出女君之子己義絶故也　小記

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　疏曰此亦尊宗之義也然此所明與喪服中義同而語異也喪服明父是適為長子斬此明父是庶子不得為長子服斬者也是互相明也但經記文混正不知幾世之適得遂兹極服馬季長注喪服云此為五世之適父乃為之斬也而鄭注此云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矣庾氏云用恩則禰重用義則祖重父之與祖各有一重故至己承二重而為長子斬若不繼祖則不為長子斬也如庾氏此言則父適二世承重則得為長子三年也而鄭不明言世數者鄭是馬季長弟子不欲正言相非故依違而言曰不必也然孫系於祖乃為長子三年而此不言庶孫不得為長子必云庶子者孫語通遠嫌或多世今欲明此祖非遠故言子以示近既義須繼祖言不繼祖自足又曰與

禰者庾氏云若直云不繼祖恐人謂據庶子長子死者之身不繼祖故更言不繼祖與禰欲明死者之父不繼祖與禰非據死者之身鄭注喪服云此言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則是父之適子即得為長子三年此經云必為父適祖適乃得為長子斬者但禮有適子者無適孫雖已是祖正若父猶在則已未成適則不得重長重長必是父沒後者故云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也然己身雖是祖庶而是父適則應立廟立廟則已長子傳重當祭而不為斬者以是祖庶厭降故不敢服斬且死者其父見在父自供祭然禮為後者有四條皆不為斬何者有體而不正有正而不體有傳重而非正體有正體而不傳重是也體而不正庶子為後是也正而不體適孫為後是也傳重非正體庶孫為後是也正體不傳重適孫有癈疾不立是也四者皆期悉不得斬也唯正體又傳重者乃極服耳

小記 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疏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者案小記云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斬則三年與此一也小記文詳故云不繼祖與禰此文簡略故直云不繼祖也其義具在小記已備釋之

大傳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祀也

記　小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　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之子名白其母出　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　禮爲出母期父卒爲父後者不服耳　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　汙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　伋則安能　自予不能及　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

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記禮所由廢非之疏曰案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為母又云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傳云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也子思既在子上當為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之云子之先君子謂孔子也今子之喪出母乎子思曰然然猶如是也言是喪出母故也伯魚之母被出死期而猶哭是喪出母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者道猶禮也言吾之先君子無所失道道有可隆則從而隆謂父在為出母宜加隆厚為之著服道污者污猶殺也若禮可殺則從而殺謂父卒子為父後上繼至尊不敢私為出母禮當減殺則不為之著服伋則安能者子思自以才能淺薄不及聖祖故云伋則何能鄭云自予不能及予猶許也自許不能及也檀弓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

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或引或推記者錄喪服中有疏曰下三事凡弟之子期姑姊妹出適大功皆喪服經文嫂叔無服喪服傳文已子服期昆弟之子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服期故云引也昆弟相為服期其妻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使之無服是推使疏而斥遠之也何平叔云夫男女相為服不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異也嫂叔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交之失推而使無服也

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為妻期　疏曰姑姊妹未嫁之時為之厚今姑姊妹出嫁之後為之薄蓋有夫壻受我之厚重而親之欲一心事於厚重故我為之薄也　同上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　疏曰

四世謂上至高祖下至已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相報緦麻是服盡於此故緦麻服窮是四世也為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緦麻共承高祖為四世而緦服盡也五世謂共承高祖之父者也言服祖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六世謂共承高祖之祖者也言不復祖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矣

大傳 絕族無移服 移本作施同以豉反族昆弟之子不相為服疏曰此節論親盡則無服絕族者謂三從兄弟同高祖者為族兄弟緦麻族兄弟之子及四從兄弟為族屬既絕故無移服在旁而及曰移言不延移而及之也 親者屬也 疏曰謂有親者則有服各以其屬而為之服同上

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 紀猶事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刑于隱

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文王世子）白虎通義曰弟子為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為之隆服入則絰出則否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委曲貌章甫冠名也）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家語）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

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詳見喪服制度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内而見諸外也苴七餘反見賢遍反　疏曰苴是黎黑色故為惡貌也　閒傳絰也者實也所以表哀戚　檀弓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冠音官　怪冠衣之相為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免音問　言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為褻尊服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廣一寸　疏曰解冠不必袒袒不必冠之意也此冠不居肉袒者謂心既悲哀肉袒形褻故不可褻其尊服而冠也若有吉事而肉心肅敬則雖袒而著冠故郊特牲云君袒而割牲是也

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禿吐錄反傴於僂反又紆矩反跛補禍反又彼我反錮音故稽音啟顙桑朗反　將踊先袒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為一耳擊胸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為于偽反　疏曰怪成人肉袒之時須著免今非成人肉袒亦有著免故問之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

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緦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緦服也　疏曰不冠謂童子未冠故著免也童子不緦者喪服經文記者引之故稱禮曰不緦言不為族人著緦服也唯當室緦者謂童子無父兄當室主家事乃為族人著緦服緦者其免也者記者云所以此童子為族人得著緦者以其無父兄當室之時即著免也　孤兒當室則得免而杖為族人得著緦也不當室則不得免及杖也

問喪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髽　冠古亂反髽則瓜反　別男女也　疏曰此明男子婦人冠笄髽免相對之節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髽者庾蔚云其義於男子則免婦人則髽獨以別男女而已非別有義也賀瑒云男去冠猶婦人去笄義盡於此無復別義

詳見制度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

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言所以杖者義一也顧所用異耳

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言得杖乃能起也數或爲時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辟音避處昌慮反遽其慮反

父在不杖辟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爲其感動使之憂戚也　疏曰堂上是父之所在辟尊者之處所以爲母堂上故不杖也爲母所以堂上不爲趨者示父以閒暇不促遽也若趨則感動父情使父憂戚故不杖不趨冀

不悲哀於父也此孝子之志意人情之實事問喪喪之裼也見美也裼星歴反見賢遍反君子於事以見美為敬疏曰裘之裼也謂裘上加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裼衣之美以為敬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喪非所以見美也玉藻白虎通義曰玄冠不以弔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免音勉稅吐活反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經經重也稅猶免也古者說或作稅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疏曰凡見人無免經者謂已有齊衰之喪無免去經重故也雖朝於君無免經者以經重縱往朝君亦無免脫於經也唯公門有稅齊

衰者謂已有不杖齊衰之喪至公門稅去其衰經猶不去也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衰亦不稅也其大功非但稅衰又免去經也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解朝君無免經之意引舊記以明之言君所以許臣不免經而入朝以君子之人以已恕物不可奪人喪禮使之免經故許著經也亦不可奪喪也非但不奪人喪亦不可自奪喪所以已有重喪猶經以見君申已喪禮也 服問

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

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詳見變除練受服及並有喪變服條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此之謂不知務孟子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十二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舉人臣周克鵬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十二

宋 黄榦 撰

喪通禮 喪禮十

補 喪禮有可以先後次第見者如士喪禮至卒哭祔練祥禫六篇是也亦有終喪通用而不可以次第見者各隨其事析爲門目補爲此篇

凡喪父在父爲主與賓客爲禮宜使尊者父歿兄弟同居各主其喪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祔則宗子主之親同長者主之父母歿如昆弟之喪宗子主之

不同親者主之從父昆弟之喪　疏曰凡喪父在父為主者言子有妻子喪則其父為主案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不云主庶婦若此所言則亦主庶婦是與服問違者服問所言適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庶子各自主其私喪今此言是同宮者也父歿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者謂各為其妻子為喪主也此言父歿同居各主之當知父在同居則父主之親同謂同三年朞者若同父母喪者則推長子為主若昆弟喪亦推長者為主也不同謂從父昆弟親近自主之也奔喪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為此三人為喪主也　服同

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　疏曰士之子身為大夫若死則父母是士故不可為大夫喪主云大夫之

子得用大夫之禮者則傳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是也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以族人之子當適子之處皆得用大夫之禮 雜記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詳見士虞禮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詳見卒哭祔練祥禮記祔條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為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為之再祭則小功緦麻為之練祭可也

疏曰謂死者無近親而從父昆弟為之主喪故云主人喪也有三年者謂死者有妻若子妻不可為主而子猶幼少未能為主故大功者主之為之練祥再祭朋友疏於大功不能為練祥但為之虞祔而已然則大功尚為

練祥則虞祔亦為之可知又曰親重者為之遠祭親輕者為之近祭故大功為之祥及練小功緦麻為之練朋友但為之虞祔也　小記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詳見士虞禮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謂為無主後者為主也異姓同宗之婦也婦人外成　疏曰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或無適子適婦為正主以他人攝主若攝男主必使喪家同姓之男若攝婦主必使喪家異姓之女又云異姓同宗之婦謂喪家同宗其婦必與喪家異姓云婦人外成者以其外成適於他族故不得自與己同宗為主此云異姓者與夫家為異姓　小記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内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

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詳見喪大記奉尸俠于堂拜賓條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緦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夫之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夫若無族人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喪無無主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　疏曰周禮六鄉之內二十五家爲閭閭置一胥中士也六遂之內二十五家爲里里置一宰下士也然不曰里士而曰里尹故注引王度記以證之其記云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則里尹之祿也云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者以

已臣在國而死他國君來弔則君為主死者雖有至親不得為主今此婦人之死里尹主之妻家之親不得為主亦斯義也

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

雜記

大夫不主士之喪 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為主 疏曰謂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為大夫者尊不得主之 小記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為主宗子尊可以攝之 疏曰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大夫兼攝為主士卑故也若宗子為士而無主後者可使大夫攝主之宗子尊則可以攝之也 同上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詳見喪大記未小斂受弔條

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 詳見喪服為人後者條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

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詳見變除改服條

右主後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怪時有之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疏云嘗禘郊社之時雖衆神竝在猶先尊後卑一一祭之不一時總祭故云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僞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爲假主非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

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遜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辨猶正也若康子者若弔其臣之禮也鄭閩之君弔君為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靈公先桓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　疏曰桓公名小白作霸主亟數也偽假也言作假主以行而反藏于祖廟故有二主也舉兵為南伐楚北伐山戎西伐白狄故云數舉兵也辨猶正也有司謂當時執事之有司畏康子之威不敢辨正故云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　曾子問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故為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　疏曰喪服記云若他

邦來還家而無主猶為之免故鄭注云歸有主人乃止明無主猶袒免也若朋友俱在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緦之環絰若一在一否亦然故云皆在他邦乃袒免明不皆在者則否

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 此其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為後 疏曰案史記魯相公儀休此云子服伯子故疑魯同姓也春秋有公爲公若公儀同稱公故知同姓

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 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前猶故也

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 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蔑魯大夫 疏曰案賓位之法隨主人而變小斂之前主人未忍在主位有事在西階下則賓亦入門

西弔於西階下故士喪禮君使人禭主人拜送拜賓即位西階下東面鄭云未忍即主人位也小斂之後尸則出堂廉然後有飾主人位則在阼階下西面賓弔者入門東於東階下弔也故士喪禮小斂訖奉尸俠於堂主人降自西階即位踊襲絰于序東鄭云即位踊東方位也則衆主人不接賓發初在東耳檀弓之文當在小斂之前初于西階行譏弔而主人未覺後乃趨向門右問伯子焉必知小斂前者以仲子初喪即正適庶之位故也未小斂而著免者故爲非禮之弔亦異常也然則子游之弔惡子是小斂後故服衰而在門東詳見本文注

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 伯子爲親者隱

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　疏曰文王在殷之世殷禮自得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而言權者殷禮若適子死得立弟今伯邑考在而立武王故云權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據周禮檀弓　司寇惠子之喪　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　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　惠子廢適立庶為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為衰　疏曰朋友應著弔服加緦麻帶絰今乃著麻衰牡麻絰故云重服譏之案詩云麻衣如雪又閒傳云大祥素縞麻衣皆吉服之布稱麻故知此麻亦吉服之布也案弔服錫衰十五升去其半疑衰十四升今子游麻衰乃吉服十五升輕於弔服而云重服以譏之者據牡麻絰為重弔服弁絰大如緦之絰一股而環之今乃用牡麻絞絰與齊

衰絰同故云重也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謝其存時又辱為之服敢辭止之服也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深譏之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　疏曰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大夫之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鄉故在賓後也故盧云喪賓後主人同在門東家臣賓後則近南也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止之在臣位子游曰固以請再不從命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

復位覺所譏也虎適子名文子覲扶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子游趨而就客位所譏行同上石駘仲卒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莫適立也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齊絜則得吉兆疏曰既有庶子六人莫適立也故卜所以堪為後者其掌卜之人謂之曰若沐浴佩玉則得吉兆所以須有卜者春秋左氏昭二十六年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若公羊隱元年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云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

雙生也賀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何休作膏肓難左氏云若以其卜隱桓以禍皆由此作乃曰古制固亦謬矣鄭箴之云立長以嫡不以賢固立長矣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長均貴均何以別之故須卜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是從左氏之義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疏曰居親之喪必衰絰憔悴安有居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言不可鄭云心正且知禮者不信邪言是心正居喪不沐浴佩玉是知禮也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同上成公十有五年仲嬰齊卒仲孫嬰齊者何疑仲遂後故問之公孫嬰齊也未見

於經為公孫嬰齊今為大夫死見於經為仲嬰齊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據本公孫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公子遂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皆曰仲氏也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歸父使晉還至檉

閒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　春秋公羊傳

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辨猶別也正也　疏曰商祝謂習商禮而爲祝者但辨曉死喪擯相之禮故後主人謂在主人之後言此商祝但知禮之末節故在主人後言其位處卑賤也　樂記

大宗伯大喪則爲上相詳見喪大記總目　小宗伯既喪詔相喪祭之禮詳見喪大記虞祭條　世婦大喪凡王后有擯事於婦人則詔相詳見喪大記戒臣民條　大行人若有大喪則詔相

諸侯之禮詔相左右教告之也　疏曰大喪言若見有非常之禍諸侯為天子斬其哭位周旋擗踴進退皆有禮法左右助也須有助而告教之也　秋官

象胥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客謂諸侯使臣來弔者　疏曰大喪王后世子也言凡則非王喪又象胥本主夷狄之使亦兼掌中國之使　秋官

內小臣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為后傳辭有所求為詔相正者異尊卑也　疏曰三者事至無常故云若若不定之辭也此三者后皆有事九嬪以下從后往也后為上三事須物則小臣擯贊而傳辭與諸司求物供所為也后尊云詔詔告而已九嬪稍卑則言相相佐助之言也女御卑直正之而已　天官

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

禮相其適子　疏曰庶子無事適子則有拜賓送賓之事且卿大夫適子為天子斬衰故知所相者適子也

春官

右祝相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悼公魯哀公之子子游擯由左擯必刃反　擯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亡時人以為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孝經說曰以身擯侑　疏曰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庾蔚云相主人以禮接賓皆謂之擯大宗伯注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少儀云詔辭自右鄭云立者尊右若已傳君之詔辭詔辭為尊則宜處右若喪事則惟賓居右而已自居左當時禮廢言相喪亦如傳君詔辭已自居右子游知禮故推賓居右已居左也云孝經說曰以身擯侑證擯是相侑也論語云君召使擯是也　檀弓

泄柳

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柳良久反相息亮反　亦記失禮所由始也泄柳魯穆公時賢人也相相主人之禮　疏曰相主人之禮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黨相禮由右故云記失禮所由始也案孟子云魯穆公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子柳即此泄柳也　雜記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相息亮反沽音古沽猶略也　疏曰此論喪須立相導之事沽麤略也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導故時人謂其於禮麤略　同上

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

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詳見喪禮義

君天下曰天子疏曰父天母地是上天之子又為天所命子養下民崩曰天王崩史書策辭　疏曰此謂告王者升假而史書載於方冊之辭王者死如從天墜下故曰崩然崩通於壞敗之稱則防墓崩及春秋沙鹿崩是也復曰天子復矣始死時呼魄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　疏曰王者不呼名字者一則臣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王者一人而已故呼天子復而王者必知呼已而返也以例而言之則王后死亦呼王后復也告喪曰天王登假假音遐　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　疏曰此謂天王崩而遣使告天下萬國之辭言天子上升已矣若仙去然

也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詳見喪大記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生名之死亦名之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晉有小子侯是僭取天子號也　疏曰嗣王既呼為小子若於喪中而死亦諡為小子王喪貿故不變稱也晉有小子侯哀侯之子也應稱嗣子某不得同天子稱小子是僭取之諸侯在凶服曰適子孤適音的

凶服亦謂未除喪　疏曰諸侯謂五等諸侯適子孤者謂擯者告賓之辭雜記云相者告曰孤某須矣但彼文不云適子文不備此直云適子孤不云名亦文不具也稱孤稱名者皆謂父死未葬之前也故雜記曰孤某須矣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是君薨未葬稱子某也

既葬稱子則文公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則僖公十年里克殺其君卓及文公元年公即位是踰年稱君也謂臣子稱君若其君自稱猶曰子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是也

死曰薨 亦史書策辭 疏曰諸侯之薨亦史策辭若告於諸侯則辭當謙退故雜記云赴於諸侯曰寡君不祿

復曰某甫復矣 某甫其字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 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亡 疏曰類象也言葬後未執玉而執皮帛以象諸侯見故曰類見然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或巡守至竟故得見也若未葬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

言謚曰類 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言謚者序其行及謚所宜其禮亡 疏曰言謚謂將葬就君請謚也將葬之前使人請之於天子若檀弓云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言謚

於君也而曰類者王肅云請謚於天子必以其實爲謚類於平生之行也何氏云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曰文也鄭云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今案鄭意謂吉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令請謚遣大夫不得曰聘而名曰類言類象聘而行禮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異死名者爲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 疏曰崩薨異號至葬同者以臣子藏其君父安厝貴賤同也

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柩音舊 疏曰尸陳也未殯斂陳列在牀故曰尸白虎通云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柩究也三日不生斂之在棺死究竟於此也白虎通曰柩究也久也然尸柩亦通左氏傳贈死不及尸是呼未葬之柩爲尸

死寇曰兵

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 疏曰言人能爲國家捍難禦侮爲寇所殺

者謂爲兵兵器仗之名言其爲器仗之用也故君恒祿恤其子與於凡人也故鄭云當饗祿其後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嬪婦人有法度之稱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疏曰生時所稱不言祖及夫者以生號無別稱也生死異稱言其別於生時耳若通而言之亦通也尚書云大傷厥考心又云聰聽祖考之彝訓倉頡篇云考妣延年又云嬪于虞詩大明云嬪于京周禮九嬪之官並非生死異稱

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折市設反 謂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 疏曰此並是有德未經仕而死者之稱也壽考老也短折少也鄭知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若賢是大夫士前文已顯今更別云卒與不祿閒大夫士之稱故知堪爲大夫士而不爲者也 曲禮

高曰崩 梁山崩 厚曰崩 沙鹿崩

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隱三年春秋穀梁傳）大凡生於天地之間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疏曰萬物無知死者皆曰折人為有識故死曰鬼　祭法）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詳見喪大記復條）君存稱世子（明當世父位為君）君薨稱子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明繼父也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既葬稱子（不名者無所屈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稱子也）踰年稱公（不可曠年無君　莊三十二年春秋公羊傳）未歿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

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殁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至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　疏曰僖九年秋九月晉侯佹諸卒其年奚齊殺明年卓子弑是踰年稱君　坊記

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記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　僭子念反辟音避　坊記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詳見祔練祥禫記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

子其詳見士喪禮卜葬日條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詳見喪大記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為政於公族者大事謂死喪也其為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者主人恒在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　疏曰大事謂君喪其臣雖皆斬衰其庶子列次之時則以其本服之精麤為序衰麤者在前衰精者在後非但公喪如此雖於公族之內有死喪之事

相為亦麤者居前精者居後故云亦如之以次主人者謂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仍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居喪主也　文王世子

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　紀猶事也　疏曰臣服君皆斬又以本輕者為下本重者為上不計爵尊卑為次序者是不奪人本親之恩故輕重為序也　同上

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詳見喪禮義

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　詳見喪服斬衰章父條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婦人無專制生禮死事以夫為尊卑　雜記

右名位

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　不在適子

位以長幼齒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疏曰喪大記記國君初死之禮云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彼言子坐東方謂大子即所謂主人也彼初死之時即別適庶况其至葬君道成矣大子失其位位在卑是以長幼為齒叅處其庶凡之下昭二十一年春秋左氏傳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譏之也位謂以親疏叙別哭也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為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善之也禮嫂叔無服婦人倡踊有服者娣姒婦小功

倡先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也疏曰時有哭小功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云若哭小功不為位者是委細屈曲街巷之禮言禮之末略非禮儀正法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子思哭嫂為親疏之位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子思之婦先踊子思乃隨之而哭非直子思如此其申祥哭妻之兄弟言思亦如子思也又曰知位為親疏叙列者以其子思哭嫂為位下云婦人倡踊婦人既在先明知為位也檀弓

喪用三年之仂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暴猶耗也浩猶饒也　疏曰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耗故云暴猶耗也浩者是多大之義堯典云浩浩滔天

王制

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三曰喪荒之式式謂用財

之節荒凶年　疏曰喪謂若諸侯諸臣之喪含襚贈奠賻賵之類王家之喪所用大非此所共也　天官

小宰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喪荒亦如之令百官府共其財用　共音恭禮本供字皆作共可以意求之　法謂其禮法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　同上

大府山澤之賦以待喪紀　同上

外府喪紀共其財用之幣齎　齎音咨一音祖係反　疏曰謂王使公卿已下聘問諸侯之行道所用則曰幣　齎同上

封人凡喪紀則飾其牛牲牛人喪事共其奠牛圉人喪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獸人凡喪紀共其死獸生獸腊人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獻人喪紀

共其魚之鱻薨醢人凡祭祀共其薦羞之豆實喪紀亦如之詳見喪大記陳小斂奠條籩人喪事共其薦籩羞籩外饔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詳見喪大記朔月月半殷奠條掌客凡禮賓客札喪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詳見變禮聘有喪條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絞戶交反紟其鴆反冒亡報反　絞紟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為者　疏曰六十歲制者明老而預為送終之具也歲制謂棺也然此謂大夫以下非人君即位為椑不待六十也其椑則死後為之檀弓云旬而布材是也七十時制者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難得也非轉老所須辦轉切也八十月制者月制謂一月可辦衣

物易得者也漸老彌切也九十日脩者至九十棺衣皆畢但日日脩理之為近於終故也唯絞紟衾冒四物易成故須亡乃制也故檀弓云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王制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謂絞紟衾冒 檀弓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八曰殺哀 殺哀謂省凶禮 地官

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族共喪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比長主集為之喪器者夷槃素俎楬豆輁軸之屬族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 疏曰知凶服是弔服者若人衰裳是常服主人自共其弔服是暫服可以相共其庶人弔服無過素冠與

深衣而已案喪大記士併瓦盤大夫乃用夷盤今庶人實不得用夷槃引之者以況喪器非謂庶人得用夷槃也云素俎褐豆者案士喪禮小斂有素俎大斂有毼豆而遷無縢此不言遷無縢者文略也案既夕禮士朝廟用軹軸以載柩庶人無軹軸引之者亦以況義知非族內有大夫士得用夷槃軹軸者以其大夫自有祿位不在其限也不言棺槨亦主人自共之也 同上

閭師凡庶民不樹者無椁不績者無衰 疏曰不樹者無椁者庶人五畝之宅樹以桑麻今宅不毛非直罰以里布死後又無五寸之椁也不績者無衰者衰裳以布為之其婦人不績其麻者死則不為之著衰裳以罰之也 同上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疏曰荒謂年穀不熟札謂疫病喪謂死喪恤其乏困故市無征也 同上

泉府凡賒者喪紀無過三月 鄭司農云賒貰

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　疏曰先鄭之意以祭祀喪紀二者事大故賒與民不取利　同上

酇長酇作管反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　疏曰謂民之喪紀者族共喪器之類　同上

土均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其地媺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疏曰皆以地之美惡輕重者地美則重行之地惡則輕行之以其禮許偷不許無故也云掌其禁令者恐有僭踰與下逼故禁令也　同上

朝士若邦凶荒札喪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慮謀也貶猶減也謂當謀緩刑且減國用為民困也所貶視時為多少之法　秋官

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　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　同上

司門凡財

物犯禁者舉之舉之没入官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財所謂闗門之委積也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也孤其子地官

右財用　隱公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詳見弔禮賻條　文公九年毛伯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左氏傳　子思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詳見喪禮義　孔子曰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同上　子栁之母死子碩請具具葬之器

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子柳曰何以哉言無其財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忠恕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古者謂錢為泉布所以通布貨物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為利請班諸兄弟之貧者以分死者所矜也祿多則與鄰里鄉黨檀弓

孟獻子之喪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司徒旅歸四布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夫子曰可也時人皆貪善其能廉

疏曰孟獻子之喪送終既具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敬子稟承主人之意使

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也皇氏以為獻子有餘布歸之於君君令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案春秋魯上卿季氏也仲孫蔑之卒季氏無謚曰敬子者皇氏之言非也熊氏以為獻子家臣為司徒故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同上

喪事主哀少儀　君子以喪過乎哀易小過　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詳見喪禮義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集注曰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以不能自已者論語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集注曰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同上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

而哀有餘也詳見喪禮義 子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論語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瞿紀具反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求猶索物 疏曰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既殯心形稍緩也瞿瞿眼目速瞻之貌瞿瞿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也既葬又漸緩栖栖皇皇無所依託如有望彼人來而彼人不至也練轉緩但歎慨日月若馳之速也至大祥而寥廓情意不樂而已檀弓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縣音玄期音朞剡以漸反 言其痛之惻怛有淺深也雜記 居喪不言樂居喪者居父母之喪也曲禮 聞樂不樂論語

孔子曰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家語）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於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大功將至辟琴瑟（亦所以助哀也至來也）小功至不絶樂（疏曰父有服在於宮中則子不與於樂者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崔云父有服齊衰以下之服也若重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自當不得與於樂　雜記）大司樂諸侯薨令去樂（去起呂反　疏曰去樂藏之此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大臣死令弛縣（弛釋之若今休兵鼓之為）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為

士比殯不舉樂雜記節哀順變也詳見喪禮義三日而食

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同上

右哀戚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少詩召反解佳賣反期音朞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解倦也疏云三日之內禮不怠謂水漿不入口之屬三月不解者謂未葬之前朝奠夕奠及哀至則哭之屬期悲哀者謂練以來常悲哀朝哭夕哭之屬三年憂以服未除憔悴憂戚雜記

顏丁善居喪顏丁魯人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

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從隨也慨儳貌　疏曰始死皇皇猶彷徨如有所求物不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逐人後行而不及之貌既葬之後中心悲慨然如不復所及既不可及其反而息者上殯後云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理既葬慨然如不及謂不復可及所以文異也　檀弓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子臯孔子弟子名羔泣血三年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君子以為難言人不能然　疏云人涕泣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臯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凡人之情喪至則泣血樂至則微笑凡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　同上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

人一等矣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同上

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已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成公十四年春秋左氏傳

立公子裯昭公名穆叔不欲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武子

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襄三十一年春秋左氏傳　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不思親祖不歸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者所歸祐　叔向曰魯公室其卑矣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昭十一年春秋左氏傳　衛石共子卒石買悼

子不哀買之子石惡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蹷猶拔也必不有其宗爲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襄十九年春秋左氏傳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沐治也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說人辭也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佯不知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已猶止也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壤如文反貍力知反卷音權從才用反　疏曰此一節論孔子無大故不遺故舊之事原壤登椁者

而言曰我遺毋喪以來日月久矣我不得託寄此木以為音聲於是乎叩木為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在喪而歌非禮之甚夫子為若不聞也者而過去之從者謂夫子曰彼既無禮子未可休已乎言應可休已不須為治椁也夫子對從者曰丘聞之與我骨肉有親者雖有非禮毋失其為親之道故舊者雖有非禮毋失其為故之道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聖人與之為友者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相遺棄彼注云大故謂惡逆之事雖登木之歌未至於此　檀弓

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王穆后崩太子壽之母也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躒力狄反　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王曰伯氏諸侯皆

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絶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昭十有五年春秋左氏傳

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平公不徹樂非禮也襄二十二年春秋左氏傳

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宿於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鐘聲焉曰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

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
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不止 佾 文子聞
之終身不聽琴瑟 襄二十九年 春秋左氏傳 知悼子卒未葬
知音智 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 疏曰
此一節論君有大臣之喪不得有作樂飲酒之事
平公飲酒 與羣臣燕平公晉 侯彪 彪彼虯反 師曠李調侍 調如字 左傳作
外嬖嬖叔 侍與君飲
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 鼓鐘 樂作也燕禮賓入門
奏肆夏既獻而樂闋
獻君亦如之 疏曰鼓猶奏也謂燕奏鐘樂也案燕
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
答拜而樂闋是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燕禮
記又云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

以下而樂闋是獻君亦如之知非工入升歌下管間歌合樂之後無時奏鐘必以為賓初入門奏肆夏者以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故知聞鐘是初奏肆夏也杜蕢自外來聞鐘聲

曰安在蕢苦怪反怪之也杜蕢或作屠蒯曰在寢燕於寢杜蕢入寢

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

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三酌皆罰平公呼而進之曰飲於鴆反下飲斯飲之飲曠飲調飲寡人皆同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

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舉樂為吉

事以自戒懼　疏曰案尚書時甲子昧爽武王朝

至于商郊是紂甲子死也案昭十八年二月乙卯

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

吾稔之日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也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詔告也大師典奏樂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疏曰調是君之褻褻之臣臣當規正君過唯欲行燕食貪求一飲一食忘君違禮之疾而不諫是以飲之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匕必李反共音供與音預防音房又扶放反　防禁放溢　疏曰皇氏云非不也杜蕢言宰夫不以刀匕

是共乃又敢與諫爭越官侵職是以飲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聞義則服杜蕢洗而揚觶觶之豉反字林音支又云酒器　舉爵於君也禮揚作騰揚舉也騰送也揚近得之　疏曰案燕禮獻君之後行酬之初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是舉爵於君也揚作騰者謂燕禮大射凡舉爵皆為媵此云揚觶鄭云揚舉也燕禮云媵故鄭云媵送也揚媵義得兩通但此云杜舉揚訓為舉故揚近得之　今案燕禮注云媵送也讀或為揚揚舉也今文媵皆作騰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欲後世以為戒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此爵遂因杜蕢為名畢獻獻賓與君　疏曰謂侍者云我死之後則必毋廢棄此爵恒當留之為後

世鑒戒至于今既畢獻之後此所揚之觶是謂之杜舉表明此爵實杜蕢所舉知獻君與賓者以杜蕢此事舉爵在燕禮之初賓主既入得杜蕢之言不可即廢唯獻君與賓燕事則止案春秋與此小異亦所聞不同　檀弓

昭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祭樂者君在廟中祭作樂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變謂死喪大夫國體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是以君雖在祭樂之中大夫死以聞可也　春秋穀梁傳

襄公三十有一年

公薨于楚宫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毁也過哀毁瘠以致滅性春秋左氏傳

居倚廬哭晝夜無時既虞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哭無時詳見喪服斬衰傳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詳見喪禮義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偯於起反說文作悠云痛聲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疏曰斬衰之哭一舉而至氣絶如似氣往而不却反聲也哀容可也者言小功緦麻其情既輕哀聲從容於禮可也閒傳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雜記無事不辟廟門鬼神尚幽闇也廟殯宮哭皆於其次無時哭也有事則入即位疏曰此論在殯無事之時次謂倚廬唯朝夕哭及賓來弔之時則入門內即位耳若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廬次之中也小記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菲扶味反未成人者不得備禮也當室則杖疏云案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戴德云童子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衰杖成子禮是也皇氏云童子當室則備此經中五事特云杖者舉重言也雜記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國禁哭則止朝夕

之奠即位自因也禁哭謂大祭祀時不哭猶朝夕奠自因自用故事　疏曰有大祭祀禁哭之時則止而不哭孝子於殯宮朝夕兩奠之時即阼階下位自因其故事而設奠也　雜記

祭之曰喪者不哭不敢凶服　疏曰郊祭之旦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也　郊特牲

孔子惡野哭者　為其變衆周禮御枚氏禁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檀弓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閒士三踊婦人皆居閒　疏曰此一經明諸侯至士初死在室殯踊節及明貴賤踊數也公諸侯去死日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七踊者始死一踊明日襲之時又一踊襲明日朝一踊又明日小斂朝一踊為四也其日晚小斂時又一踊是小斂日再踊就於前三日為五也小斂明日朝又踊為六也至明日大斂之朝不踊當大斂時乃踊凡為七踊也大夫

五者大夫三日殯合死日為四日始死一明日襲朝一又明日小歛日再小歛明日大歛凡五也士三者士二日殯合死日數也始死一小歛朝不踊至小歛時一又明日大歛一是凡三也婦人皆居閒者謂婦人與丈夫更踊也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踊踊畢賓乃踊婦人居賓主之中閒也又云皆居閒者言皆以貴賤婦人悉居賓主閒也然觀始死及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令云七五三者謂為禮有節之踊每踊輒三者三為九而謂為一也

雜記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備禮盡也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踊　疏曰國君喪羣臣朝夕即位哭踊嗣君孝子雖先入即位哭必待羣臣皆入列位畢後乃俱踊者也士畢最後故舉士入為畢也所入有前後而相待踊者孝子哀深故前入也踊須相視為節故俟齊也

檀弓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

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由用也言知此踊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哉能用禮文哉美之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　雜記）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品節斯斯之謂禮（詳見喪禮義）跛者不踊（問喪）

右哭踊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詳見喪禮義）

子蒲卒哭者呼滅（滅盎子子蒲名）子臯曰若是野哉（非之也唯復呼名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哭者改之（疏曰唯復呼名與其聞名而反哭則欲鬼神不復呼其名而此家哭獨呼滅子臯深譏之故云野哉非之

乃改也　檀弓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益見其有才藝吾未嘗以就公室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內人妻妾　疏曰此不哭者謂暫時不哭故上云晝夜哭是也　案家語云文伯歜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公父氏之婦知禮矣與此不同者彼戒婦人而成子之德此論子之惡各舉一邊相包乃具　同上　穆伯之喪敬姜晝

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喪夫不夜哭嫌思情勝也

同上

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孟子

周禮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四曰喪紀之容鄭司農云喪紀之容涕涕翔翔玄謂喪紀之容纍纍顛顛地官

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苴七徐反齊音咨枲思里反 有大憂者面必深黑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枲或為似 疏曰苴是黎黑色故為惡閒傳

喪容纍纍纍良追反羸憊貌也 疏云喪容纍纍者謂容貌瘦瘠纍纍然

色容顛顛字又作巔音田又丁年反 疏曰顏色顛顛者

顔色憂思顑顑不舒暢也　視容瞿瞿梅梅 瞿紀具反又紀力反不審貌也　疏曰視容瞿瞿梅梅者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微微謂微昧也孝子在喪所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　言容繭繭 繭古典反　聲氣微也　疏曰言容繭繭者猶綿綿聲氣微細繭繭然　玉藻

君子衰經則有哀色 表記

喪事欲其縱縱爾 縱依注音摠急遽趨事貌縱讀如摠領之摠　吉事欲其折折爾 折大兮反　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　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 陵躐也止立俟事時也怠惰也　故騷騷爾則野 騷素刀反　謂大疾　鼎鼎爾則小人 謂大舒　君子盍猶猶爾 疾舒之中　疏曰詩云好人提提者魏風葛屨之詩也魏俗褊薄遣新來婦人縫作衣裳故述而刺之云美好婦人初來之時提提然引之者

詳安舒之意喪事欲疾吉事欲舒故云喪事雖須促遽亦當有常不得陵越喪禮之節吉事雖有止住之時不得怠惰寬慢故喪事騷騷耳過為急疾則如田野之人急切無禮若吉事鼎鼎爾不自嚴敬則如小人然形體寬慢也若君子之人於喪事之內得疾之中於吉事之內得舒之中並行禮之時明閑法則志意猶猶然猶猶見曉達之貌檀弓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為其廢喪事形謂骨見曲禮

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詳見飲食條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雜記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

稱其服（問喪問居父母之喪　同上）毁不危身（詳見喪禮義）毁不滅性（同上）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詳見飲食條）三月而沐（詳見哀戚條）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詳見士虞禮）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視猶比也所比者哀容居處也　疏曰此一經明此等之親服雖有異其哀戚輕重各視所正之親妻居廬而杖抑之視叔父母姑姊妹出適服輕進之視兄弟長中下殤服輕上從本親視其成人也　雜記）

右容貌

周禮大祝辨九𢷎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𢷎音拜　吉拜拜而後稽顙謂

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

疏曰云吉拜謂齊衰不杖已下喪拜而云吉者對凶拜為輕此拜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云齊衰不杖已下者以其杖齊衰入凶拜中故雜記云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顙明知父歿為妻杖而稽顙是以知此吉拜謂齊衰不杖以下此殷之凶拜者案檀弓云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鄭注云自期以下如殷可言自期則是齊衰不杖已下用殷之喪拜故云此殷之凶拜也云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謂之吉拜云者言相近者非謂義相近是拜體相近以其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依頓首而為之是其拜體相近以其約義故言云以疑之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此雜記云三年之喪即以喪拜非三年喪以其吉拜又檀弓云稽顙後拜頎乎其至孔子云三年之喪吾

從其至者若然上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則齊衰入此凶拜中鄭不言之者以雜記云父在爲妻不杖不稽顙父卒乃稽顙則是適子爲妻有不得稽顙時故略而不言

爲父母長子稽顙爲于偽反下同長丁丈反稽音啟顙素黨反下同　疏曰爲父母長子稽顙者謂重服先稽顙而後拜者也父母長子並重故也其餘朞以下先拜後稽顙也

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尊大夫不敢以輕待之　疏曰前爲父母長子稽顙謂平等來弔亦先稽顙而後拜若爲不杖齊衰以下則先拜賓後稽顙今大夫弔士雖是緦麻之親必亦先稽顙而後拜

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恩殺於父母　疏曰亦先稽顙而後拜其餘否者謂父母也以受重他族其恩減殺於父母也　喪服小記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也　疏曰此謂適子爲妻父母

見存不敢爲妻杖又不可爲妻稽顙故云不杖不稽顙案喪服云大夫爲適婦爲喪主父爲已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爲婦杖若父殁母存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文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言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則父在贈拜不得稽顙 疏曰前明父母俱在故不杖不稽顙此明父殁母在爲妻得有稽顙母在不稽顙者謂母在爲妻子尋常拜賓之法也其稽顙者有他人以物來贈已其恩既重其謝此贈之人時爲拜得稽顙故云其贈也拜於此拜時而得稽顙 雜記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 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爲尸爲祖姑之尸也士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爲喪主不手拜者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

手拜而已雖或為唯或曰喪為主則不手拜肅拜也

疏曰此論婦人拜儀婦人吉禮不手拜但肅拜肅拜如令婦人拜也吉事及君賜悉然也為尸坐者士虞禮男男尸女女尸謂虞祭婦人為祖姑作尸也周禮坐尸嫌婦人或異故明之也若平常吉祭則共以男子一人為尸示主於夫故設同几而已手拜手至地婦人為尸或答拜時但肅拜而不手拜也為喪主則不手拜者婦人若有喪而不為主則手拜也若為夫及長子喪主則稽顙不手拜注云手拜手至地者解手拜之拜但以手至地則周禮空首參鄭注周禮空首拜頭至手此云手至地不同者此手拜之法先以手至地而頭來至手故兩注不同其實一也云婦人以肅拜為正者言肅拜是婦人之常而昏禮拜扱地以其新來為婦盡禮於舅姑故也左傳穆嬴頓首於宣子之門者有求于宣子非禮之正也云凶事乃手拜耳者言婦人除為喪主其餘輕喪凶事乃有手拜耳鄭知然者以經云為喪主則不手拜

明不為喪主則手拜故云凶事乃有手拜耳或曰喪為主則不手拜肅拜也者鄭更引或解之辭云為主喪不作手拜但為肅拜與前為夫為長子稽顙義相違非也

少儀　非為人喪問與賜與

疏曰注云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此語接上之辭與語助也豈非為人有喪而問遺之與人之有喪而賜與之與乎

三年之喪以其喪敵則問卑下則賜故云問與賜與

雜記　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謂受問受賜者也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後稽顙曰吉拜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詳見喪禮義

右拜拱　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

不拜穆公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詳見變禮聞喪條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做孔子也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嗜貪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　疏曰凶事尚右吉事尚左案特牲少牢吉祭皆載右胖士虞禮是凶事載左胖者取義不同吉祭載右胖者從地道尊右士虞禮凶祭載左胖者取其反吉故士虞禮設洗于西階西南鄭注反吉是也　檀弓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齊音咨　議謂陳說非時事也

疏曰斬衰唯而不對者皇氏以為親始死但唯而已不以言對𥡴雜記云三年之喪對而不問為在喪稍久故對也大功言而不議者大功稍輕得言他事而不議論時事之是非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彼謂言已事故鄭彼注云言言已事也為人說為語與此言異也閒傳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言言已事也為人說為語疏曰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者謂大夫士言而後事行者故得言已事不得為人語說也對而不問者謂有問者得對而不得自問於人此謂與有服之親者行事之時若與賓客疏遠者言則閒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也雜記

父母之喪寢苫枕由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言公事不言家事既練君謀國政大夫謀家事此常禮也

疏曰此一經明居喪常禮既葬與人立者未葬不與人竝立既葬後可與人竝立也猶不羣立耳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既可竝立則諸侯可得言於天子之事而猶不自私言己國事也公君也大夫士葬後亦得言君事而未可言私事也庾氏云案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此言既葬而與人立得為常禮者鄭以下經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是權禮故以此經不言國事及不言家事大判為常禮也且曾子問據無事之時故不羣立不旅行此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也 喪大記

言容繭繭 詳見容貌章

居喪不言樂 非其時也 曲禮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 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與怪之也讙喜說也言乃喜說則臣民望其言久 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

於冢宰三年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　疏曰此一節論世子遭喪冢宰聽政之事言乃讙者尚書無逸云言乃雍雍讙字相近義得兩通故鄭隨而解之　檀弓

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孝經說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　喪服四制

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疏曰不言而事行者此謂王侯也喪具觸事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有扶病之杖亦不能起故又須人扶乃起也言而后事行者此謂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己言而後喪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也身自執事謂庶人卑無人可使但

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有杖而不得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同上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家語

右言語

斬衰菅屨杖而歠粥者志不在於飲食大戴禮

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疏食水飲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詳見喪服斬衰傳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一不食故父母之

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與音預斂力驗反粥之六反溢音逸莫音暮食音嗣醯本亦作醢呼兮反醴音禮期音基中月如字徐丁仲反禫大感反

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

疏曰斬衰三日不食者謂三日之內孝經云三日而食者謂三日之外乃食也齊衰二日不食者皇氏云謂正服齊衰也喪大記云三不食者當是義服齊衰小功

緦麻再不食者喪大記云壹不食再不食則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也與此不同者盖所聞異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者此明父母終喪所食之節也又期而大祥有醯醬者謂至大祥之節食醯醬則小祥食菜果之時但用鹽酪也若不能食者小祥食菜果之時得用醯醬也故喪大記云小祥食菜果以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又云食肉者先食乾肉喪大記云祥而食肉者所聞異也注云者以醴酒味薄乾肉又澁所以先食之者以喪服除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也　閒傳

三日而食　詳見喪戚條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　酪音洛食食上如字下音嗣功衰齊斬之末也酪酢截　雜記

周禮膳夫王日一舉　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疏曰以朝食也者一日食有三時同食一舉

大

喪則不舉疏曰臣子一皆為王喪啜粥故大喪不舉也天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妾也同言無算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疏曰此一節廣明五服之喪君及大夫士食飲之節也財謂穀者謂所食之米也言每日納用之米朝夕唯二溢米也食之無算者言居喪困病不能頓食隨須則食故云無算士疏食水飲者疏麤也食飯也士賤病輕故疏食麤米為飯亦水為飲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者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言疏食水飲也注云財謂食穀是穀為財必言納財者

以一日之中或粥或飯雖作之無時不過朝夕二溢之米當須豫納其米故云納財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

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

士亦如之

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　疏曰此經明大夫禮也室老子姓皆食粥者室老謂貴臣子姓謂孫也不云衆子者主人中兼之衆士疏食者謂非室老也案喪服傳云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鄭注云士邑宰此不云者邑宰雖貴以其遠於君與衆臣同案檀弓主人主婦歠粥此夫人世婦妻皆疏食者熊氏云檀弓云主婦謂女主皆食粥也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果瓜桃之屬　疏曰此一節明既葬至練祥君大夫士之食節也主人疏食水飲者熊氏

云既葬哀殺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盥古緩反篹本又作匴又作簒悲緩反又蘇管反　盛謂今時杅也篹竹筥也歠者不盥手飯者盥篹或作簨　疏曰食粥於盛不盥者以其歠粥不用手故不盥食於篹者盥者篹謂竹筥飯盛於篹以手就篹取飯故盥也食菜以醯醬者謂練而食菜果者食之時以醯醬也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丈承既祥之下謂祥後也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期音基為于僞反與

音預下同　食肉飲酒亦謂既葬　疏曰期之喪三不
食者謂大夫士旁期之喪三不食者謂義服也其正服
則二日不食也故間傳云齊衰二日不食九
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者謂事同期也　五月三月
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　此必利反義服恩輕也故主謂舊君也言故
主者闕大夫及君也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　謂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　有疾
食肉飲酒可也　為其氣微　五十不成喪　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諸不致毀不散送之
屬也　七十唯衰麻在身　言其餘居處飲食與吉時同也　疏曰此一經明五月三月喪食之
節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并言之也容殤降之
緦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故緦以壹不食再不食

結之故閒傳云小功緦麻再不食瑒降者也　喪大記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

創初良反又初亮反瘍音羊本或作痒勝音升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疏曰不勝喪謂疾不食肉酒創瘍不沐浴而滅性者也不留身繼世是不慈也滅性又是違親生時之意故云不孝五十不致毀致極也五十始衰居喪乃許有毀而不得極羸瘦六十不毀者轉更衰甚都不許毀也魯襄公三十一年經書九月癸巳子野卒傳云毀也是也　曲禮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

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
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病猶憂也疑猶恐也　雜記　曾子曰喪有
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滋音咨　增以香味為其疾不嗜食以為
薑桂之謂也薑居良反　曾子所云草木之滋者謂薑桂　檀弓　既葬若君食
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
醴則辭食音嗣下同辟音避粱音良　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　疏曰此一經明
已有喪既非尊者賜食之禮葬後情殺可從尊者奪也
君食之謂君食臣也大夫謂大夫食士也父友謂父同
志者也其人竝尊若命食孝子則可從之食也不辟粱
肉者粱粱米也雖以粱米之飯及肉命食孝子食之若

有酒醴則辭者若酒醴飲之則變見顏色故辭而不飲也　喪大記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為食而往則不可黨猶親也非親而食則食於人無數也　疏曰夫親族不多則其食有限若非類而食則無復限數必忘哀也　雜記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遺于季反　受之必正服明不苟於滋味　疏曰如或遺之酒肉至主人衰絰而受之者雖受之猶不得食也尊者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故喪大記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是也

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薦於廟責君之賜

喪者不遺人人遺之

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言齊斬之喪重志不在施惠於人　同上

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疏曰視比也謂比視君之母與君之妻輕重之宜比於已之兄弟若其酒食不發見於顏色則得飲食之若發見於顏色者亦不得飲食也　同上

居君之母與妻之喪飲食衎爾詳見前言語條

右飲食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伋音急漿子良反　言已以疾非禮而不如　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

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俯音甫跂丘跂反　爲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　疏曰曾子謂子思已居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意疾時人行禮不如已也故子思以正禮抑之云古昔聖王制其禮法使後人依而行之故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以水漿不入於口三日尚以杖扶病若曾子之言即後人難爲繼也　檀弓

食曰吾悔之勉强過禮子春曾子弟子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音烏　惡乎猶於何也　疏曰此一節論孝子遭喪哀過之事樂正子春即曾子弟子坐於牀下者是也禮三日其五日過二日曰吾悔之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强而至五

日自我母死而不得用吾之實情而矯詐勉强為之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 同上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强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室以臣禮事君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瘠在益反夫音扶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同上

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辯其親疏貴賤之位詳見喪大記　射人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苛謂詰問之疏曰作卿大夫掌事者謂王喪宜各有職掌比其廬者謂若宮正所云親者貴者居廬當比其本服親疏及貴賤

哭皆於其次小記詳見哭踊條　居倚廬寢苫枕塊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既練舍外寢詳見喪服斬衰傳　童子不廬詳見哭踊條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

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倚於綺反寢本亦作寑七審反苫始占反枕之鴆反塊苦對反又苦怪反説吐活反芐戸嫁反蒲苹也翦子踐反牀徐士良反柱知矩反一音張炷反楣音眉復音伏期音基中如字徐丁仲反禫大感反　疏曰喪居處之異也芐翦不納者芐為蒲苹為席翦頭為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内也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論其正耳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則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也亦有齊衰之喪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為衆子次於外注云自若居寢是也　閒傳

三年之喪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堊烏各反字亦作惡同見賢遍反注同在堊室之中以時事見乎母乃

後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言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　疏曰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者案喪大記云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居即坐也與此同　雜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凷苦內反　襢章善反　宮謂圍障之也　襢袒也　謂不障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不於顯者不塗見面　見賢遍反　疏曰既葬柱楣者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不於顯者言塗廬不塗廬外顯處居大夫士皆宮之者以大夫士既葬故得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適丁歷反　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　屬音燭　疏曰凡非適子謂庶子也既

非喪主不欲人所屬目故於東南角隱映處為廬經雖云未葬其實葬竟亦然也　喪大記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堊黝於糾反堊烏路反又烏各反注同　黝堊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　疏曰不與人居者謂在堊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既祥黝堊者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堊白也新塗堊於牆壁令白稍飾故也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復扶又反　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為母為妻竝于偽反　疏曰此釋禫節御禫時從御御婦人於內也吉祭而復寢者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後復寢若不當四時吉祭則踰月吉祭乃復寢案閒傳既祥復寢不同者彼謂不復

宿中門外復於殯宫之寢此吉祭後不復宿殯宫復於平常之寢文雖同義别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歸謂歸夫家也疏曰女子出嫁爲祖父母及凡弟爲父後者皆期九月謂本是期而降在大功者案喪服女子爲父母卒哭折笄首注云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此云既練歸不同者熊氏云喪服注云卒哭可以歸是可以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喪者臣下呼此有地大夫之君爲公故云公之喪如此疏曰公之公是公士大夫有地者以其臣大夫侍練士侍卒哭故知非正君若正君案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彼謂正君與此殊故知非正君云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者皇氏云素先也君所食都

邑謂公大夫之君采地言公士大夫在朝廷而死此臣死在其君所食之采邑君喪而來服至小祥而各反故云歸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　疏曰此明庶子適喪歸家之節大夫士謂庶子為大夫士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大夫士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若適子終喪在殯宮也朔月朔望也忌日死日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庶子雖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則歸殯宮也諸父諸兄弟並別為輕故至卒哭而各歸賀氏云此弟謂適弟則庶兄為之次云至卒哭乃歸也下云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謂不就其殯宮為次而居　同上

父不為衆子次於外

於庶

子略自若居寢　疏曰衆子庶子次謂中門外次也庶子賤略之故父不爲之次自若常居於寢也長子則次於外爲喪次也

喪服小記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大夫居廬謂未練時也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

疏曰大夫恩深祿重故爲君喪居廬終喪乃還家也士練而歸謂邑宰之士也士卑恩輕故至小祥而反其所治邑也士次於公館者此謂朝廷之士雖輕而無邑事故亦留次公館三年也大夫位尊恩重故居廬士位卑恩輕故居堊室案閒傳云斬衰之喪居倚廬既練居堊室此經云大夫居廬明未練時也士未練之前亦當居廬此經云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之士士降於大夫故也若朝廷之士俱服斬衰其未練之前亦居廬也然周禮

宫正注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引此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是大夫以上定居廬士以下居堊室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是也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則居堊室則此經士居堊室是也故鄭於宫正之注引此士居堊室證賤者居堊室也若與王親雖疏但是貴者則亦居廬也庾氏熊氏竝為此說熊氏或說云若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雜記言是也若諸侯則朝廷大夫士皆居廬也邑宰之士居堊室宫正之注是也此義得兩通故竝存焉　雜記

有憂者側席而坐　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

有喪者專席而坐　降居處也專猶單也　疏曰憂亦謂親有病也側猶獨也獨席謂獨坐不舒他面席明憂不在接人故也案聘禮云公禮賓公側受醴是側猶特也專猶單也古時貴賤有重席之禮若父母始喪寢苫無席卒哭後乃有芐翦不納自齊衰以下始喪而有席竝不重降居處也　曲禮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似有疾似有喪

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大故謂喪憂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內正寢之中疏曰平常無事之時或出或入雖晝居於外亦有入內時雖夜居於內亦有出外時惟致齊與疾無間晝夜恒居於內故云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云內正寢之中恐內是燕寢故云正寢之中必知正寢者以其經云非致齊不居於內致齊在正寢疾則或容在內寢若危篤亦在正寢 檀弓

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衎爾詳見言語條

右居處

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常若親存隧道也 曲禮

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為褻喪服邊偏倚也疏曰邊坐則大功可也大功不服勤則齊衰固不可而小功可也　檀弓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為禮各於其時　疏曰居喪者居父母之喪也喪禮謂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殯宫及葬等禮也此禮皆未葬以前既葬讀祭禮者祭禮虞卒哭祔小祥大祥之禮也復常謂大祥除服之後也樂章謂樂書之篇章謂詩也禫而後吉祭故知禫後宜讀之此上三節事須預習故皆許讀之　曲禮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許其口習故也　疏曰業謂所學習業學業則身有外營思慮他事恐其忘哀故廢業也誦則在身所為其事稍静不慮忘哀故許其口習言或曰者以其事疑故稱或曰然録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撿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

言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或云爲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多云益多云或曰皆無指的竝說疑辭者以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之强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奢僭典法訛舛作記之人隨後撰錄善惡兼載得失備書記人所以不定正爲失禮者亦兼有或人之言也檀弓

男女非祭非喪不相授器 祭嚴喪遽不嫌也 疏曰以經云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則是祭與喪時得相授器祭是嚴敬之處喪是促遽之所於此之時不嫌男女有媟邪之意 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 篚非鬼反 奠停地也 內則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

泣而見人言重喪不行求見人爾人來求見已亦可以見之矣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也　疏曰小功輕可請見於人然言小功可則大功不可也此小功文承疏衰既葬之下則此小功亦謂既葬也言見人者謂與人尋常相見不論執摯之事故云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是尋常相見也而皇氏以為見人謂執摯相見若然父母之喪寧謂執摯見人乎皇氏則非也　雜記

既練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練後漸輕故得自謀己國家事也　喪大記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辟音避下注猶辟同　此權禮也弁經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　疏曰若值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遂常禮故從權事此云既葬謂葬竟未卒哭也王政入於

國者謂王政令之事入於已國也既卒哭而服王事者謂身出為王服金革之事也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者亦權事也謂國之政令入大夫家也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者此謂服國事也弁經帶者弔服也言卒哭則有變服令有事不得服已變服而服弔服以從金革之事無所辟也變服重弔服輕故從戎便也此與君互也此言服弁經則國君亦弁經國君言服王事此亦服國事也但君尊不言奪服耳然此云弁經帶弁經謂弔服帶謂喪服要經明雖弔服而有要經與凡弔也注云此權禮也者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 同上

是權禮也

從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 疏曰貳之言二也者上貳是副貳之貳下二是二三之二喪不貳事者謂不為兩事故讀從二三之二也引喪大記以下者證大夫士在喪有

庶人喪不貳事 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

父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二事也王制從政同上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政為政者教令謂給繇役　疏曰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此云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與王制不同者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摠云三月也若大夫士三年之喪期不從政是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權禮也　雜記

右動作　僖公九年公會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

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春秋穀梁傳）文公十有六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毀泉臺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喪事主哀而復毀泉臺是以喪為緩　同上）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詳見喪禮義）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詳見變除）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

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

孔子蓋善之也詳見變除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十二